香祖筆記/卷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香祖筆記
卷二

► 卷三

《異物類苑》云：「山都人面黑長身，有尾踵，見人則笑，笑則上唇掩目。」按諸書言人都鳥都豬都，皆不爾，此乃誤以狒狒為山都耳。

僅字有少、餘二義，唐人多作餘義用。如元微之云：「封章諫草，繁委箱笥，僅逾百軸。」白樂天《哭唐衢》詩：「著文僅千首，六義無差忒。」小說《崔煒傳》：「大食國有陽燧珠，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，僅千載矣。」《甘澤謠‧陶峴傳》：「浪跡怡情，僅三十載。」《摭言》：「曲江之宴，長安僅於半空。」 《玉壺清話》：「《南唐先主傳》：吳越災，遣使唁之，賚帑幣糧鏹，僅百餘艘」之類。至宋人，始率從少義，迄今沿用之。

令狐子先，安陸高士，予嘗著之《古歡錄》矣。王彥輔《麈史》載其著書甚多，有《萬卷錄》、《易說精義》、《晉年統緯》、《世惣樂要注》、《默書》、《讒髓》、《琴譜》、《兵途要轄》等若干卷。又云令狐先生卒，阮逸天隱表之，林逸書，孟逸篆額，號「三逸碑」。

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，每食生韭、熟韭、韭菹，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孰謂庾郎貧，每食二十七種。」後魏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，性儉吝，食止韭菹，其客李元佑戲語人曰：「李令公一食十八種。」問其故，答曰：「二九一十八。」二事極相似。

《梅村詩話》云：「嘗與陳臥子共宿，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為得意，臥子自舉『禁苑起

山名萬歲，復宮新戲號千秋』一聯。」然予觀其七言，殊不止此，如「九龍移帳春無草，萬馬窺邊夜有霜」，「左徒舊宅猶蘭圃，中散荒園尚竹林」，「禹陵風雨思王會，越國山川出霸才」，「石顯上賓居柳市，竇嬰別業在藍田」，「七月星河人出塞，一城砧杵客登樓」，「四塞山河歸漢闕，二陵風雨送秦師」諸聯，沉雄瑰麗，近代作者，未見其比，殆冠古之才，一時瑜、亮，獨有梅村耳。

彈棋之戲，始見《西京雜記》，《後漢・梁冀傳》注稍詳之，似近投壺，而其制不傳。今人詩多以奕棋當之，可發一笑。王建《宮詞》云：「彈棋玉指兩參差，背局臨虛鬥著危。先打角頭紅子落，上三金字半邊垂。」讀之亦不能通曉也。

《揮麈新談》記費鵝湖初第謁彭文憲，文憲曰：「殿上金階滑，須慢慢行。」吾鄉高念東侍郎〈珩〉有句云「金階路滑且徐行」，本此。

唐蕭仿咸通四年知禮部貢舉，責授蘄州刺史，有《與浙東鄭大夫書》云：「韓綰即文公之孫，柳告是柳州之子，鳳毛殊有，而名字陸沉。」皆仿是年所舉士也。

千里馬，人皆知之，王兆雲《湖海搜奇》載陝西民家有千里驢，腰有腎六。又張翁言有友人省親山東，親家以一驢至，曰：「此千里驢也。」乘之倏忽抵家。

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，有得意忘言之妙，與淨名、默然、達磨得髓同一關捩。觀王、裴《輞川集》及祖詠《終南殘雪》詩，雖鈍根初機，亦能頓悟。程石臞有絕句云：「朝過青山頭，暮歇青山曲；青山不見人，猿聲聽相續。」予每歎絕，以為天然不可湊泊。予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，如：「微雨過青山，漠漠寒煙織；不見秣陵城，坐愛秋江色。」〈《青山》〉「蕭條秋雨夕，蒼茫楚江晦；時見一舟行，濛濛水雲外。」〈《江上》〉「雨後明月來，照見下山路；人語隔溪煙，借問停舟處。」〈《惠山下鄒流綺過訪》〉「山堂振法鼓，江月掛寒樹；遙送江南人，雞鳴峭帆去。」〈《焦山曉起送昆侖還京口》〉又在京師有詩云：「淩晨出西郭，招提過微雨；日出不逢人，滿院風鈴語。」〈《早至天寧寺》〉皆一時佇興之言，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。

南昌陳士業〈弘緒〉言，嘗登泰山日觀峰，四更起候日出，見霞彩萬道，碧綠交加，有赤盤從中湧出，晃漾不定，久之乃成日輪，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，日生一日，非以昨日之日復為今日之日也。新吳宋長庚亦有此論，此說甚奇。《山海經》云：「羲、和，二國名，每日出，二國人為御，推升太虛。」語尤荒誕可笑。

七言律聯句，神韻天然，古人亦不多見。如高季迪：「白下有山皆繞郭，清明無客不思家。」楊用修：「江山平遠難為畫，雲物高寒易得秋。」曹能始：「春光白下無多日，夜月黃河第幾灣。」近人：「節過白露猶餘熱，秋到黃州始解涼。」「瓜步江空微有樹，秣陵天遠不宜秋。」釋讀徹：「一夜花開湖上路，半春家在雪中山。」皆神到不可湊泊。

錢武肅王目不知書，然其寄夫人詩云：「陌上花開，可緩緩歸矣。」不過數言，而姿致無限，雖復文人操筆，無以過之。東坡演之為《陌上花》三絕句，云：「陌上花開胡蝶飛，江山猶是昔人非。遺民幾度垂垂老，遊女還歌緩緩歸。」五代時，列國以文雅稱者，無如南唐、西蜀，非吳越所及，賴此一條，足以解嘲。

韓、蘇七言詩，學《急就篇》句法，如「鴉鴟鷹雕雉鵠鶤，騅駔駱驪騑騵」等句，予既載之《池北偶談》。近又得五言數語，韓詩「蚌螺魚鱉蟲」，盧仝「鰻鱣鯰鯉鮪，瀲鶒鴝鷗鳧」，蔡襄「弓刀甲盾弩，筋皮毛骨羽」。然此種句法，間作七言可耳，五言即非所宜，解人當自知之。

武林女子王倩玉，貌甚美而工詩詞，已字人矣，悅其中表沈生遞聲而越禮焉。母家訟於官，杭守弋斑斷離，鬻於駐防旗下。沈百方贖歸，復為沈生一女而死。傳其寄沈《長相思》一闋云：「見時羞，別時愁，百轉千回不自由，教奴怎罷休？懶梳頭，怯凝眸，明月光中上小樓，思君楓葉秋。」雖淫奔失行，其才慧亦尤物也。

癸未正月十六日，大駕南巡，視河工。

上諭：「官民人等及革職降級官員、贖罪人犯，願赴山東被災地方泰安州、沂州、新泰、蒙陰、郯城等縣賑濟饑民者，列名以聞，事畢議敘。」

會試總裁官：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熊賜履、吏部尚書陳廷敬、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吳涵、禮部右侍郎許汝霖。

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三典會試，今孝感熊公以癸丑、甲戌、丁丑、庚辰、癸未五典會試，澤州陳公以壬戌、辛未、癸未亦三典會試，可謂盛事。按明二百七十年，惟金溪王公英永樂戊戌、宣德庚戌、正統壬戌三典會試耳。

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，風大而烈者為颶，又甚者為颱。颶倏發倏止，台常連日夜不止。正、二、三、四月發者為颶，五、六、七、八月發者為颱，九月則北風初烈，或至連月，為九降。過洋以四、七、十月為穩，以四月少颶，七月寒暑初交，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。六月多台，九月多九降，最忌。颱、颶俱多挾雨，九降多無雨而風。凡台將至，則天邊有斷虹，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，稍及半天如纛尾者曰屈纛。土番識風草，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颱，一節則颱一次，多節則多次。颶之名以時而異，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，初九日曰玉皇颶，十三日曰關帝颶，念九日曰烏狗颶，二月二日曰白鬚颶，三月三日曰上帝颶，十五日曰真人颶，念三日曰馬祖颶〈真人多風，馬祖多雨〉，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，此其大者。四月八日曰佛子颶，五月五日曰屈原颶，十三日曰關帝颶，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，十八日曰彭婆颶，念四日曰洗炊籠颶，七月十五日曰鬼颶，八月一日曰灶君颶，十五日曰魁星颶，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，十九日曰觀音颶，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，念六日曰翁爹颶，十一月念七日曰普庵颶，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，念九日曰火盆颶，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。〈按升庵先生云颶當作　　，音貝〉

鳳山縣有薑，名三寶薑，相傳明初三寶太監所植，可療百病。

諸羅縣番首名大眉者，每歲東作時，諸番請其出射，射所及之地，稼輒大熟，號「靈箭」。

正月二十七日，前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熙卒。公禮部尚書文貞公崇簡長子也，順治丁亥進士，父子同官禁林，又同為學士。康熙壬戌，以兵部尚書大拜，居政府者二十年。辛巳，以病予告，至是卒，年七十六，賜謚文靖。王文貞公六子：長熙，保和殿大學士、禮部尚書；次燝，桃源縣知縣；次然，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；次照，浙江金華道參議；次燕，貴州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；次默，刑部郎中。閥閱之盛，時無其比。

二月二十九日放榜，會元王式丹〈江南寶應人〉。

康熙中，以尚書拜相者，或進部銜，如宛平王胥庭〈熙〉相國，以司馬大拜，而進兼禮部尚書；京江張素存〈玉書〉相國，以宗伯大拜，而進兼戶部尚書是也。其後吳沁州銅川〈典〉以刑部尚書大拜，止兼本部。

浙江巡撫張泰交以士民公籲，請前巡撫升浙閩總督謚忠貞范承謨春秋特祀，允行。

湯調鼎，淮之清河人，順治初進士，著《辨物志》，議論多發人神智，偶筆其記人參二則於此：「隋高祖時，上黨民宅後聞人呼聲，求之得人參一本，根五尺餘，具體人狀。占者謂晉王陰謀奪宗，故妖草生。予曰非妖也，人參如人形者，食之得仙，根至五尺而具人狀，蓋歲久神靈之物，而上黨又人參之所出。惜時無張華其人，故其物不著，而以為陰謀奪宗之應。文帝以丞相僭帝位，何嘗不以陰謀得哉？」又「《元覽》云，人參千歲為小兒，枸杞千載為犬子。按參以人名，伏土歲久，而具體人狀，氣類神靈之感，無足怪者。枸杞字不從犬，何以歲久為犬？《廣韻》云春名天精子，夏名枸杞，秋名卻老根，冬名地骨皮。是枸杞特四名之一。考《山海經》：建木上有九欘，下有九枸。枸根盤錯也，與犬義絕不相涉。使枸杞而為犬，天精、卻老、地骨皮又何化乎？」〈《人參譜》〉

呂與叔記二程子語云：「今日釋氏未消理會，大患者在介甫之學。譬之盧從史在潞，朝廷將討之，當時便使一處逐節度使，朝議欲討之，而李文饒之意必欲先討潞州，則不必治彼而自敗。今日卻要先整頓介甫之學，壞了學者。」

程子云：「《詩小序》〈按：此處《清代筆記叢刊》本有一「云」字〉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，明乎得失之跡者是也。不得此，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。《大序》則是仲尼所作，要之皆得大意。」朱子學宗二程，於《詩序》獨不然，何也？

伯淳道君實語，自謂如人參、甘草，病未甚時可用，病甚則非所能及。愚謂熙寧之病已甚矣，溫公一出而立起膏盲，天下咸如更生。天不祚宋，遂使公年不永，豈云非所及哉！

三月十五日，上南巡視河回宮，內閣九卿迎駕於南海子西紅門。

四川巡撫貝和諾請復設蜀省五十七學學官，下禮部議覆，得俞旨允行。

謝在杭肇淛《小草齋詩話》，殊多憒憒，啟發人意處絕少。如云：「詩境貴虛，故仙語勝釋，釋語勝儒。」夫仙語如《步虛辭》等最易厭，釋語入詩最近雅，今乃反之，豈非強作解事者。惟所云：「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，圖繪音律獨步一時，尤精禪理。晚居輞川，窮極山水園林之樂，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。」如云：「明詩遠過於宋。」又云：「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，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。其他作者，雖復如林，上乘雋語，人不數篇，要其究竟，尚不及宋。宋人有實學，而本朝多剽竊故也。」右二

條自相矛盾，當以後論為允。又云：「國初詩，林鴻、高啟尚矣。鴻一意盛唐，而啟雜出元、白、長吉。」夫鴻之為盛唐，贋鼎耳，安得與啟並稱？而且語有軒輊，此真齊人之知有管、晏而已。又云：「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。」夫西涯樂府雖變體，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，弇州晚年尚爾服膺，遽斥之為野狐外道，可乎？約略駁正數端，以例其餘。至外篇、雜篇以下多載晚唐、五代、宋、元詩，無可采者，正與劉後村《詩話》同耳。

三月十八日萬壽節，大赦天下。

十九日赴暢春苑，啟奏刑部釋放囚犯八百餘人，是日請旨，御批又減等二十一人。

二十六日巳刻，文華殿經筵，滿禮部尚書席爾達、漢禮部尚書韓進講「知者樂仁者壽」二句，滿吏部左侍郎傅繼祖、漢詹事府詹事徐秉義進講《易經》「其德剛健而文明」三句。講畢，賜宴太和門。

上南巡畿輔，在籍諸臣迎駕，詔復原任禮部右侍郎田種玉、國子監司業劉芳喆、御史戈英原官；至江南，詔起用原任河南巡撫侍郎顧汧、翰林編修楊瑄，加檢討尤侗侍講，復內閣學士盧琦、諭德秦松齡、檢討潘耒、徐釚、馮勖、御史吳震方等原官。

二十八日午刻，東宮會講，工部右侍郎兼詹事來道、洗馬張豫章進講「興於詩」三句，庶子常壽、修撰胡任輿進講「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」二句。講畢，賜茶文華殿門。

特賜江南舉人汪灝、何焯、蔣廷錫三人與癸未科會試中式舉人王式丹等一體殿試。

宋中丞牧仲得王介甫《唐百家詩選》殘本，自第五卷王昌齡、李頎起至第八卷錢起、盧綸、司空曙止；又自十三卷王建起〈建詩二卷，逸上卷〉至十六卷許渾止，中間第六卷沈千運已下全取元次山《篋中集》，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，通三十八家，蓋亦詳於中晚而略於初盛。宋人選唐詩，大概如此。意初唐盛唐諸人之集，更五代亂離，傳者較少故也。牧仲謂今所傳十卷是章安楊蟠所改竄，非介甫元本，此雖闕本，而真面目尚在。山陽閻百詩〈若璩〉云，曾見閩賈持翻刻本，正二十卷，惜無從覓之。近牧仲有書至，云已購得全本，方刻之吳門云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特命皇長子臨故少傅、大學士王熙之喪，拜莫舉哀，特恩異數，都人驚傳，以為未嘗有也。上諭以世祖皇帝舊臣，故加殊禮。內閣部院諸臣公疏謝恩，報聞。

四月初四日殿試，初七日傳臚。狀元王式丹〈會元〉，江南寶應人；榜眼趙晉，福建閩縣人；探花錢名世，江南武進人。是科以違式黜者三人〈吳時寬、沈淇、雷曾〉。

十五日引見癸未科進士，選汪灝等四十九人為庶吉士，與鼎甲三人同入館讀書。

十二日，在暢春苑御試庚辰科鼎甲汪繹等及庶吉士，十七日命下，留館授職者十三人，顧圖河〈甲戌一甲第二〉、汪繹、季愈皆鼎甲，餘庶吉士，滿漢共十人。〈戊辰庶吉士梁佩蘭、張尚瑗，辛未庶吉士狄億，皆外用，外用者共三十一人。〉

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以老病請告，允之，仍令居京師，備顧問。以吏部尚書陳廷敬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。

以副都御史勵杜訥為刑部右侍郎，刑部侍郎金璽以前任湖廣巡撫紅苗事調用。以直隸巡撫、兵部侍郎李光地為吏部尚書，仍管巡撫事。

鄞縣同年史及超少宗伯，前身為僧大成，予既書之《池北偶談》第二十六卷。癸未二月，與同年屠少司馬芝岩〈粹忠〉會於僧舍，屠亦鄞人也，因訊及史事。屠言其邑人戎通參上德，前身亦僧也，嘗以鐵煉鎖項，募緣市中。通參之父戎翁者，嘗施齋供，與之善，後僧化去，而通參以是日生，亦夢僧入其室。按宋相史彌遠乃覺長老後身，即宗伯之先也。

唐武后遊石淙倡和詩，首御製，自皇太子、相王以下，和者十六人。相王之後，次梁王武三思，次內史狄仁傑，次奉宸令張易之、麟台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，又次鸞台侍郎李嶠、鳳閣侍郎蘇味道、夏官侍郎姚元崇，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薛曜書，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。諸詩惟李嶠、沈佺期二篇差成章，餘皆拗拙，可資笑柄耳。黃岡葉並叔〈封〉知登封縣，撰《嵩陽石刻集記》，始著錄之，而刪去九首，不為無見。而朱竹太史憾其闕略，以得睹全碑為喜，則亦好奇之過也。當牝朝淫昏之世，二張每侍行幸，預倡和，已令千古齒冷，而列銜於李嶠、蘇味道輩之前，諸人亦俯首甘之，當時君臣上下，豈復知有羞惡之心哉！

《文海披沙》記筆之異者，鍾繇、張芝、王右軍皆用鼠鬚，歐陽蘭台用狸毛為心，蕭祭酒用胎毛為柱，張茂先用鹿毛，陶隱居用羊鬚。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，貍毛可書

八百紙，又有豐狐、蜫蛉、龍筋、虎仆及猩猩毛、狼毫，雖奇品，而醇正得宜，不及中山兔毫。若淇源之鴨毛、雀雉毛，但取五色相間為觀美耳。今吳興兔毫，佳者直百錢，羊毫僅二十分之一，貧士多用之，然柔而無鋒。臧懋循欲取貂鼠毛為之，輔以兔毫，謂鍾、王所用鼠鬚必此也，然稍肥，舉落運用，不如人意。已上謝在杭所記，備矣。近日湖州專用羊毛，殊柔軟無骨，形貌亦醜。貂鼠珍貴，專為貴人裘帽之用，筆工當何從購之。

李滄溟食饅頭，欲有蔥味而不見蔥，唯蔡姬者所造乃食。其法先用蔥，不切入餡，而留饅頭上一竅，候其熟，即拔去蔥，而以麵塞其竅。此謝在杭《文海披沙》所載，即所謂「蔡姬典盡舊羅裙」者也。

揚州銀杏樹內有觀音大士像，寧波洛迦山石有大士竹林鸚鵡像，予皆載之《池北偶談》。閱《文海披沙》一則云，永州蘇山多石淋，以水鋸破，中有觀音、彌勒、寒山、拾得等像。西方聖人神道設教，理或然也。

吾鄉風雅盛於明弘、正、嘉、隆之世，前有邊尚書華泉，後有李觀察滄溟。《滄溟集》盛傳於世，《華泉集》一刻於胡中丞可泉，再刻於魏推官允孚；又逸稿六卷，刻於王方伯桃溪；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，山西台察趙俟齋刻於太原。予所及見者前三本，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，諸本亦漸就澌滅矣。康熙己卯，予乃選刻於京師，凡四卷。予兒啟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，移書宗侄蘋，訪其後裔。久之，蘋乃詳其家世，報涑曰：「先生二子，長子翼，以蔭官光祿寺丞，其後無聞；次子習，歷城諸生，字仲學，號南洲，有詩名。習子治禮，治禮子節，節子庶，皆以諸生奉祀事。庶子材，材子紹祖。自先生至紹祖凡七世，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。」先生祀郡邑鄉賢，其奉祀至材始失之。材今年老，為人佃田，紹祖始十餘歲，亦失學傭工。辛巳予假歸，涑乃為予述之，而濟南諸生某某以書導材，攜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。比予過郡，因與巡撫王中丞東侯、提學徐僉事章仲備言先生名德，而後裔僅有存者，遂以紹祖奉先生祀焉〈先生墓在萊莊，亦蘋云〉。

黃子鴻名儀，常熟人，隱居博學，工書法。予刻《漁洋續集》，將仿宋槧，苦無解書者。門人昆山盛誠齋侍御〈符升〉聞子鴻多見宋刻，獨工此體，因禮致之。子鴻欣然而來，都無厭倦。今《續集》自首迄尾，皆其手書也。尤工小詞，有句云：「井桐休放月痕來，玉階剛臥金鈴犬。」人多稱之。

安丘劉憲石相國〈正宗〉好為詩，嘗賦《從軍行》云：「匣裏雙雄劍，腰間兩石弓。蓬

蒿真浪死，何必怯遼東。」後竟以事隸旗下，人以為詩讖。

江南蘇松糧儲道參議馬逸姿疏言：「臣父界原任永嘉縣知縣，康熙十三年值逆藩耿精忠之變，與溫處道臣陳丹赤恪守臣節，同時殉難。荷蒙皇恩矜恤，屢下溫綸，從優議敘，贈臣父浙江布政使司參政，蔭一子入監，並賜葬祭。康熙三十六年，撫臣疏請於溫州府建雙忠祠，復荷俞允。先是三十五年，丹赤蒙特恩賜謚，三十八年，皇上南巡幸浙，丹赤子湖州府知府一夔恭迎聖駕，復荷軫念，御書扁額，懸之忠祠，榮被萬世。臣父界殉難與丹赤同時，賜祠又復同祀，仰懇皇上破格，一體賜謚賜額，昭垂萬世。」云云。禮部議覆，奉旨：「馬界著與謚。」旋賜謚忠勤。

牴、危二獸名，秉心忠直，今承天門內華表頂上者是，又衛輝府前石亦是。按此亦蒲牢、贔屭、蚩吻、睚眥之屬，而龍生九子，不載其名。

世傳羿妻奔月，謂之嫦娥，亦曰蟾蜍。又《酉陽雜俎》，月中有一人，斫桂樹，名吳剛，又云月中仙人，名宋無忌。何月中人物之紛紛耶？又鬱華一名鬱儀，奔日之仙；結璘，奔月之仙，見《七聖記》。

鈕玉樵〈琇〉云：有王秋山者，工為{鞏手}畫，凡人物、樓台、山水、花木，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{鞏手}出，設色濃淡，布境淺深，一法古名畫。按暈當作鞏，音築；字書：以手翠物也。近閩中有織畫，乃破紙為條織成之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布置設色，種種臻妙，與刺繡無異，亦奇技也。

南海友人陳元孝〈恭尹〉作《狨賦》，其文甚工。予按陸佃云，狨尾作金色，俗謂金線狨，一名猱。猱，彌猴也。楚人謂之沐猴，甚愛其尾，毛柔長可藉。宋制，官二品狨坐，不言食猴。又按石狨獸名食猴。則元孝之賦，當作石狨為是。狨音菊。《異物類苑》云：「狨如師子，蒼黑色，瞑目聳耳，出武當山。」又《黃山志》：「盧狄似穿山甲而無鱗，嗜猿及蜂。每呼群猿至，羅跪於下，擇肥者以木葉覆其頂而食之。」

《山海經》：「何羅魚出譙明山譙水中，聲如吠犬，食之已瘧。」今登萊海上三月，何羅魚始至，味甚美，即寧波之鯗也。

《谷音》三卷，皆宋末人詩，上卷王澮以下凡十人，率任俠節義之士；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，則藏名避世之流也；番陽布衣、瀟湘漁父以下五人，不可得其姓字，要之皆宋

之逸民也。其詩慷慨激烈，古澹蕭寥，非宋末作者所及。是時謝皋羽、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於東南，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為應和，亦奇矣。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合刻最工，亡友施愚山備兵湖西，又嘗刻之清江。蓋杜清碧，其郡人也。適見黃少司馬《雪洲集》記此書，初得之臨淮顧德光氏，後又見江西刻本，多帝虎陶陰之憾，間托南都博洽之士是正，稍復其真。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，遂刻諸真州分署以傳。知弘正以來，此書蓋不一刻矣。集中諸人本末，各有耿耿不沒者，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。黃名瓚，字公獻，揚之儀真人。

五月十五日，朝退，御乾清門，賜滿漢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御書扇各一。士禎得御製《虎丘》五言律詩一首〈前有「暢春」小印，後有「康熙宸翰」、「稽古右文」二印〉。

《袁海叟詩集》若干卷，康熙壬午雲間門人周庶常〈彝〉策銘所寄鈔本，用羅紋箋寫之，甚工。有大復、空同二序，陸儼山序：又董宜陽題編首，謂海叟手定，國初刻於張氏者，久毀，儼山編次為別本。而陸序云：「《海叟集》舊有刻，又別有選行在野集者，暇日與獻吉共讀之，又刪次為今集云。」按明初詩人共推高季迪為冠，而大復獨以海叟為冠，空同許為知言。今讀其詩，古詩學魏、晉，近體學杜，皆具體而微耳，遽躋之青丘之列，未免失倫。故予謂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，山谷語必己出，不屑裨販杜語，後山、簡齋之屬都未夢見，況其下如海叟者乎！

《詩小序》必不可廢，古今通儒，論皆如此。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注，亦自不可。常熟顧大韶仲恭欲刊定一書，用《毛傳》為主；毛必不可通，然後用鄭；毛、鄭必不可通，然後用朱；毛、鄭、朱皆不可通，然後網羅群說，而以己意折衷之。嚴粲《詩緝》作於朱注之後，獨優於諸家，大全之作，敷衍朱注，全無發明，用覆醬瓿可也。此論最公。〈見牧齋《顧仲子傳》〉

益都孫文定公沚亭〈廷銓〉嘗撰《顏山雜記》四卷，極稱簡核，然於建置設官緣起，猶未詳。按黃瓚《雪洲集》議礦盜一疏，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，略云：「臣會同鎮守太監黎鑒巡按山東，監察御史王相、徐冠議照禦盜之法，本非一端，要在術以防之，令以禁之，嚴逐捕以銷之，足衣食以安之而已。前項礦賊勢雖頗眾，其初實倡於一二不逞之徒，而市井無賴與凡窮困無聊者，遂相率而從之。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郡二百餘里，地名顏神鎮，土多煤礦，利兼窯冶，四方商販群聚於此，其中時有不逞之徒。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，今有特設通判之請，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，誠有見也。但鄰近州縣復多黨徒，亦未得專事乎此，而遽遺於彼也，合無準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鏌、

右布政使盛應期、按察使王泰署、都指揮僉事馬愷、分守左參政許淳、分巡僉事魯鐸所議，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為堡，建立府館一所，添設捕盜通判一員，許其兼制。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，不時巡察，新編總甲嚴為約束，操練弓兵民快人等。遇有盜賊，小則密謀發卒，以收掩捕之效；大則移文糾眾，以成合擊之功。務在斷絕奸萌，毋令復相屯聚。示已往於不究，開方來以自新。則賊黨自此可消矣。」云云。《紀略》以為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，兵部覆準，蓋未詳也。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，而顏城實嘉靖二十六年王禒州世貞兵備青判時建，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。

黃雪洲《同畢嘉會送馮憲副還浙》一首：「廣陵淹畢諴，越山老馮唐。兩賢師友間，力障波瀾狂。翩翩遊子衣，獨與朔雁翔。汲古尚董井，銷魂更雷塘。胡然歌式微，彩服戀故鄉。驚心濟南叟，桃李空門牆。江蘺未堪折，遠思憑誰將。」嘉會，吾邑大司空畢公亨也。公官兩淮運使，為茶陵李相所重，卒為名臣。止從《釣台集》得其一詩，餘不概見，偶閱黃集，錄之備公故事云。

余自少年與先長兄考功同上公車，每停驂輟軛，輒相倡和，書之旗亭驛壁，率不留稿。諸同人見之者，後在京師，往往為余誦之，恍如昨夢。近見吳江鈕玉樵〈琇〉《觚剩》，亦載余逸句。因憶丙午自里中北上，戲題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絕，云：「曲律店子黃河崖〈亦地名〉，朝來一雨清風霾。青松短壑不能住，騎驢又踏長安街。」語雖詼嘲不足存，亦小有風趣，聊記於此。

今京師宴席，最重鹿尾，雖猩唇、駝峰，未足為比。然自唐已貴之，陳子昂《麈尾賦》云：「卒網羅以見逼，受庖割而罹傷。豈不以斯尾之有用，而殺身於此堂。為君雕俎之羞，廁君金盤之實。」云云。若六朝已來，則以麈麈尾為談柄耳，未聞充盤俎也。耶律楚材西域詩，亦以「鹿尾」「駝蹄」作對。

韓宗伯所居在宣武門外，與胡侍講任輿為鄰，韓逝未浹月，胡亦病卒。胡，甲戌狀元也。乙丑狀元陸侍講肯堂先卒於此宅。陸是科會元，胡甲子江南解元，皆兩掄元。樊川詩云：「家住城南杜曲旁，兩株仙桂一時芳。禪師都未知名姓，始信空門意味長。」諒哉！

《括異志》述《吳地記》云：「昔有金牛糞金，村民皋伯通逐之，牛入山穴，山頹，兄弟皆死。」妄語無稽，豈又一金牛耶？又一皋伯通耶？《吳地記》又云：「漢議郎皋伯通字奉卿，卒葬胥門，號伯通墩。」則伯通非村民，又不死於山矣。

古今論世者以尹吉甫為名臣，徒以伐獫狁及《崧高》、《烝民》、《韓奕》、《江漢》四詩耳。吾獨疑吉甫惑後妻之言，至使其子伯奇衣苔帶藻，作履霜之操，此與晉獻、驪姬之事何異。夫不能齊家而妄稱之曰萬邦為憲，吾不信也。其猶後世詞人之諛韓侂胄、賈似道者，動以伊、周擬之，其又足信乎？

姚士麟叔祥言：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，運筆精妙，凡養蠶種桑等事，與今不殊，惟用麵作食及烏豆之類，動至百斤百石耳。

姚叔祥又言，海鹽有優兒金鳳，以色幸於嚴東樓，非金則寢食弗甘。金既衰老，而所謂《鳴鳳記》盛傳於時，於是金復塗粉墨扮東樓焉。此一事較侯方域《馬伶傳》更奇。

《見隻編》云：「蘭溪魏某嘗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，見架上有夏國書，凡閱三旬始遍。」則此書較《契丹志》、《金志》卷帙尤多矣。右二志予皆有鈔本，《夏國志》則世罕知之。

明代自南部入閣者甚少，惟萬曆丁未葉文忠向高，以南京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，文忠是時年四十九。

鄭端簡古言云，永叔毀《繫辭》，君實詆《孟子》，安石非《春秋》，二程子改古《大學》，晦庵不用子夏《詩序》，皆不可解。